

歷史空間

非禽非獸真禽獸

劉誠龍

大凡新朝開國，多頭顱故事，幾乎沒有哪次城頭變換王旗，沒有萬千頭顱落地的，拋頭顱，灑熱血，掉腦袋，灘冷血，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國開成萬萬骨枯；清朝開國，也無例外，而大清特色的皇權主義，其開國不但一如舊例，頭顱故事很多，更慘酷創新，多了頭髮故事，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因為一把髮，致使「江南百萬生靈，盡膏草野。」百姓熱血都做糞肥，澆灌萎萎荒草。大清頭髮故事，血染風采，空前是絕對空了，卻甚難說絕後。

大清頭髮故事，原以為是文明衝突使然，此文明要留髮，男女都是一根長辮拖屁股；彼文明是剃光頭，牛山濯濯，請佳人柔荑之手纖纖撫摸，也很英雄美人，你愛剃光頭，我愛披長髮，光耀與小白菜，足可相安，何至演繹你死我活？大清剛入紫禁城，其實也並沒有以此毫毛細故來挑起文明衝突的。滿清開進紫禁城，高居金鑾殿，分是分了滿漢，主要是在權力上分彼此，沒在文明上分高下，甚或，滿清還以漢族文明為上，低頭學習。比如在服裝文化上，開始並沒有強迫漢人得如滿人一般穿著。文武官員列班，漢人一色，滿人一色，漢吏是束髮加冠，長袖大服；滿官是拖着長辮，馬蹄籠袖，殿階之上，滿漢分明，異質思維，求同存異；奇裝異服，各自相容。

挑起滿漢文明大衝突的，是一個名叫孫之獬的傢伙。這獬與蒲松齡是老鄉，是山東淄川人，本食明祿受明恩，在明朝曾官至翰林院檢討，明亡了，他不跳河不吊，以古士操守來看，算是失節無賴，以今視之，單是這一點是無可指摘的，人之生命權當然可以高於主權——主子之生死權，主子死了，眾生得陪葬，沒這回事。

滿清入關，孫之獬率一家老小隊隊歡迎，「臣妻放足獨先，闔家剃髮效滿制」，做了時務俊傑，滿清搞統戰，將其擢為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這也不算什麼，當時，明之忠臣易服而為清之忠臣者，不獨孫之獬，謂為「漢奸」者，比比皆是，但這孫之獬，奸非尋常，有中華「第一漢奸」之稱。以現代新觀念觀，漢奸云云，不足為論，漢為中華，滿亦為中華，未曾賣國，何來漢奸？但稱孫之獬為奸，卻是不冤枉他的；他沒賣國，但他賣了人，成百萬的人民都因他一副禽獸心，被活生生賣了身家性命。其賣千萬人命所獲，僅為個人在滿清高官簿冊佔上席位。

孫之獬每次上清廷朝班，看到滿漢各站一邊，滿人位高漢吏，權大漢吏，氣焰更甚漢吏，心思轉隊。官場文化就是站隊文化嘛，站在大權力就來大權力，站在小權力一邊就只有小權力。孫之獬看到漢吏權小，滿官權大，竊思從漢吏這邊轉隊到滿官那邊。一日上朝，這獬剃了髮，留了辮，脫了長袍，單着馬蹄袖，面目煥然一新，漢吏裝束全換滿官裝備，喜滋滋興沖沖往金鑾殿站班，入了朝堂，以為換了衣衫等於換了民族，站到滿官隊裡去了：「以歸滿班，熱臉貼了冷屁股，滿官以為之難種，把他推了出去，「則滿以為漢人也，不受。」孫之獬在滿官那頭討了沒趣，悻悻往另外一邊走，打算重新歸隊漢吏，漢吏見之，也以為之難種，也不

說話，只是不容許他歸隊，孫之獬原先是在甲漢與乙漢間的，他想再站在甲乙中，甲乙兩人見了，將身子擠攏，針插不進；孫之獬又往丙與丁之間插隊，丙與丁也是縮小身子間隙，不容毫髮，反覆多次，孫之獬無立錐地，「歸漢班，則漢以為滿種也，不容。」滿朝百官，眾目睽睽，看到孫之獬非驢非馬，非漢非滿，在幹部隊伍裡鑽營，哪邊隊伍都鑽不進，那情景要多難堪有多難堪。哪裡有這斯自容之地？

清廷上的漢吏，也都被罵作「漢奸」的，這些「漢奸」終究還是有些底線，他們對氣節徹底賣光的人，也很鄙薄的。而受了此番羞辱的孫之獬，不反思自己非禽非獸無人氣，直做了禽獸，起意要讓天下人為其羞辱埋單，其邏輯是：我剃了頭，留了辮，滿人裝束，漢人羞之恥之，那我就要全體漢人跟我一樣，剃頭，留辮，看誰羞辱誰？孫之獬這斯，過日上了一件提案，專為頭髮衣飾向滿清最高領導建言：「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制。」這提案，純為那次羞辱而起，以個人得失報復整個社會，恰是無恥官員慣常手法。

在這提案中，最打動當朝者的不是漢人髮制與服制的存與廢，而是有句話觸動了「陛下」心思：「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將服飾穿著與皇上權威掛起鉤來，皇帝至高無上，現在皇上不把漢制澆滅乾淨，性質是：這是皇上跪服下等漢人，而不是下等群眾尊敬皇上。

善政社會，應該是「陛下從中國」，而「非中國從陛下」，惡政社會，恰恰要相反，是「中國從陛下」，而「非陛下從中國」。孫之獬以此提案一德惠，統治者潛伏心底的惡政頓時生發，多爾袞讀了孫之獬這一奏疏，馬上批示，出台了一個「留髮不留頭」的「剃頭律」，頒發全國，以十日為限，「文武軍民一律剃髮如滿族式樣，不從者治以軍法。」行政推廣令，以軍法從事，惡莫惡如此。一時間，剃髮剪刀與割頭飛刀，卡嚓卡嚓，響徹大江南北大河上下；中原之民以螳臂擋車，當螳臂一隻隻捏死，「於是剃頭令下，中原之民，無不思挺螳臂，拒蛙刀，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

多爾袞之屬，罪惡滔天，無復可言，「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是多爾袞之流之本質屬性，而孫之獬之類，亦特可恨。以一把頭髮引發屠殺天下慘案，其始作俑者，就是這孫之獬，「皆歸一言激之也。」其一言之激，表面看來，是為報漢吏一羞之恥，實質卻是為討取滿清大權一柄。

孫之獬在明朝，即毫無廉恥，士官主政，站班士官；宦官當權，歸隊宦官；入得大清，不做漢吏，轉身滿官，忽而明，忽而清，忽而漢，忽而滿，對這些人，倒不必以節字而月旦其人，在新朝與舊朝翻然轉身的，與在新領導與老領導隨意轉圈的，不能單以一個節字評判，節字之間，次第下來：有義字，比如到新朝屈己身為保舊民的，史上也多；有飯字，單為自己餬口飯，以養身家性命，也無可厚非；有權字，只為自己爭權升位，這就不堪人類了，單為權而禽獸稱禽，獸裡稱獸，這種人幾乎都是毫無倫底線的。滿清開國，因一把頭髮剃與不剃，鬧成血流成河，無數生靈塗炭，觸目驚心：「原其心，止為貪圖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為虎作倀，做統治者幫兇，歷朝皆有，而像孫之獬一樣，惡毒如斯，慘酷如斯，也是罕見。

孫之獬討得了滿清權柄，民之血染紅了其辮帶，他被清朝任命為撫撫江西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學士。之後，他得意洋洋，衣錦還鄉，卻是一次鬼魂之旅，他行到家鄉地面，恰好碰上山東謝遷領導的農民起義，把他給捉了，拖到通衢大街，衣服給剝了，將他頭上毛髮，一根一根，幾根做一根，一一連根扯掉，又用針刺小孔，再種其頭髮，「土賊丁可潭勾引叛賊謝遷等陷淄川縣，原任招撫江西兵部尚書孫之獬被賊賊解死。」山東巡撫將其死報給皇上，清政府並沒有做烈士旌表，無恤金一分錢都沒。狗腿子死了，在清政府那裡，也不過是死了一隻狗。



孫之獬羞憤之下，奏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剃髮易服」，引發了血腥的「剃髮令」。

豆棚閒話

李恩柱

「未察虛實」

先從《清史稿》中抄幾句嘉慶皇帝褒揚曹錕的話。他說：「故御史曹錕，嘗劾和坤劉全倚勢營私，家貨豐厚。彼時和坤聲勢薰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錕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今和坤治罪後，並籍全家，資產至二十餘萬。是錕實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這是一件舊事。嘉慶帝所說的御史曹錕，是乾隆朝的陝西道監察御史，字鴻書，一字劍亭，上海南匯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進士，入仕後在很多崗位任過職。這是一名坦率，剛直，嚴謹，盡職又盡責的好官員。他當監察御史時，見協辦大學士和坤的奴僕劉全仗勢謀利，逾制不守，論劾彈劾。不想侍郎吳省欽把信息提前告訴了和坤。等到曹錕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裡，和坤早把一切安排妥當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無憑無據了。最後，曹錕只能承認自己「冒昧」，又承認「杜漸防微」等語失當，請求給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寬恕了他的罪行，改為奉職留任。

曹先生受此懲罰，真是有苦無處傾訴，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針對曹錕一事，他親手寫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說的那篇「手詔」，強調自己為政從來不去猜疑別人。如果委任群臣卻不能示人以誠；而是猜疑防範，根據子虛烏有的談論，倉促加罪別人，天下人就會十分恐懼。「錕實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託為正言陳奏。姑寬其罰，改革職留任。」從乾隆皇帝這份手詔看，曹錕實不僅有應得，若不是皇恩浩蕩，結局可能比這還嚴酷。

曹錕實彈劾和坤家奴不對嗎？乾隆說得無理嗎？都不是。原因在於：那樣一種體制，誰可以動和坤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這個權力和能力。監察御史是給皇帝做事的，並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監督之列。簡括說，皇帝的紅人是不需要你來監督的，最少你沒有能力細究一切，而只能如乾隆指責曹錕的那樣——未察虛實。據說乾隆皇帝晚年曾說：「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諒不過十之二三」。產生這種現象，與曹錕們的遭際不無關係；而曹錕的被懲罰，則在更深層次暴露了監督者尷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統治者允許言官「風聞言事」，順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倘知情蔽實，以誤國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言官沒有時間和能力察糾「蔽實」的不足，起到了「廣開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決監督中的問題。而且「風聞言事」，對官員之間的攻訐之風有所助力，監督力量以另一種形式遭到削弱。

專制的皇權社會不是沒有法律，有些條文比今日法條要細密、嚴厲，監督措施也伸向各個領域，官場上下，章法清晰，有條不紊。然而，執行起來卻左支右絀，七跌八撞。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台規》等統計，科道奏疏中有關彈劾的奏摺不僅少，而且大多為「毛舉細故」的「條陳」之疏。學者王春瑜先生說，由於直言不諱、依法糾彈會招來橫禍，所以，「朝臣皆明言事為戒」。這個局面不是某個皇帝故意創造，而是體制帶來的必然結果。在極端的專制制度下，皇權愈強化，監察權則愈有名無實。皇帝的個人意志，制約着監督的效果。如果彈劾的對象是皇帝的寵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對被彈劾者「釋置不問」；甚至反置彈劾者「所劾不實」、「受人請託」、「徇私報復」。康熙朝，巡撫噶禮在山西賈官窩藏，貪賄不法，結果彈劾他的御史所言皆無據，被褫革降調，平遙民郭明奇不僅被說成誣告，而且被說成「屢坐事走京師」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場如此局面，也可算其來有自。

清仁宗親政以後，當機立斷誅滅和坤，並籍全家，奴才劉全自然也被籍沒。面對和坤一案，嘉慶帝想到了曹錕。於是，寫了幾句讚揚的話，目的很明確，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員向曹錕學習。然而，深層問題不解決，學得了嗎？無非平反前朝舊的冤案，卻沒有辦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除掉一個和坤，另一個和坤「傲然挺立」，再除再立，前仆後繼。仍舊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曹錕實自是曹錕實，和坤自是和坤。（誠實·之七）

梁偉詩

雞蛋愛石頭

作曲：伍樂城
填詞：林若寧
編曲：伍樂城@Baron Pro
主唱：吳雨霏

鑿破你的心攪不開眼
但我信仰率先給壓爛
我的心也堅持撞向這一堆炭
為見你一刻焦急一千晚
為你讚美十倍地惡心裝扮
懷抱悲然而心仍是冷

表面強如鋼的雞蛋 底蘊一早破碎我心淡
無奈你下意識從來未移動似座泰山

拖拖拉拉原來漸已經耗光我耐性
掏盡了我個性 對你太過尊敬
令我關係結冰 問我怎樣破冰
花光青春仍然未種出一棵萬年青
畢竟我若石裡尋覓到半點愛
雞蛋縱然撞破也盡興
自信似堆沙一一的沖散
內裡理智分不出快慢
挖空一切尊嚴願你貪食一眼
逐塊去掘開掘不開嘆嘆
用上吊臂但鐵石多麼堅硬
溶化你成為多年習慣

感動和頑固的中間 蛋殼多牢固難免拉鋸
無奈你被劈開靈魂內存在這大雪山

能了結嗎？
(命運亦漸漸硬化 雖知徒勞難放下)
你能軟化嗎？(寂寞特別地可怕)
放得開嗎？(沙丘那會種出花)

拖拖拉拉原來漸已經耗光我耐性
難道我太好勝 叫你加倍信任
奉上生命結晶 但你一一看輕
花光青春仍然未種出一棵萬年青
畢竟我若石裡尋覓到半點愛
雞蛋縱然撞破也盡興

撞向你的心身心都枯竭
讓我永遠共隕石灰飛煙滅
迷上你如同一場浩劫

詞話詩說

雞蛋愛石頭

從今天晚上開始我將連續四周，在藝鳴書店的「歌詞作為方法2」講座 (www.aco.hk) 中，先後談談分屬四個單位的「後九七詞人」——林若寧、李峻一，「香港填詞人聯盟」的喬靖夫、林寶、陳詠謙，還有以「窮飛龍創作團隊」為首的網絡改編詞人。所以把林若寧一節安排在「後九七詞人」的首個環節，毫無疑問，林若寧的確是九七年以後出道的香港粵語流行歌曲填詞人中，最受矚目且最多產的。林若寧自2001年正式踏足詞壇後，以經年創作實力逐漸褪去《林夕夕傳》、《林夕夕傳2》中，與乃師林夕眉來眼去的小徒弟形象。近年林若寧大顯身手，繼2009年大紅大紫的《七百年後》，2011年再度寫出平淡雅致又布局精妙的《雞蛋愛石頭》。

資深詞評人黃志華在談及《雞蛋愛石頭》一詞時，曾推敲《雞蛋愛石頭》的靈感大概來自「以卵擊石」和「頑石點頭」等成語。如果有注意世界文學動態的話，便不難發現「雞蛋VS石頭」的意象，原是來自日本文學《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村上春樹。2009年2月，村上春樹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說：「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雞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制。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統性地。」村上春樹的「雞蛋石頭論」，很快便引起了文學界、哲學界、學術界的討論，有說我們不該不知應站在石頭（高牆）還是雞蛋那一邊，甚至弄不清怎樣才算是石頭，怎樣才算是雞蛋。

在世俗的理解中，「雞蛋VS石頭」自然被喻作「脆弱VS堅強」，「弱者VS強者」。林若寧的《雞蛋愛石頭》借用了「雞蛋」的特質，來勾勒女主角在感情關係中的弱者位置，而她的愛人，當然是如鋼鐵的「石頭」了。《雞蛋愛石頭》的A段開首，便鋪陳了對方「無法擊破」、「(雞蛋)給壓爛」、「(似座泰山)」的牢不可破形象。可憐的「雞蛋」只

祈求一朝水滴石穿，改變感情關係中所處的下風——「鑿破你的心攪不開眼 但我信仰率先給壓爛 我的心也堅持撞向這一堆炭……表面強如鋼的雞蛋 底蘊一早破碎我心淡 無奈你下意識從來未移動似座泰山」。

「拖拖拉拉原來漸已經耗光我耐性 掏盡了我個性 對你太過尊敬 令我關係結冰 問我怎樣破冰 花光青春仍然未種出一棵萬年青 畢竟我若石裡尋覓到半點愛 雞蛋縱然撞破也盡興 自信似堆沙一一的沖散 內裡理智分不出快慢 挖空一切尊嚴願你貪食一眼 逐塊去掘開掘不開嘆嘆 用上吊臂但鐵石多麼堅硬 溶化你成為多年習慣 感動和頑固的中間 蛋殼多牢固難免拉鋸 無奈你被劈開靈魂內存在這大雪山」

《雞蛋愛石頭》精心把「雞蛋VS石頭」的「脆弱VS堅強」對舉，營造極度不平等、強弱懸殊的形勢——「雞蛋」那邊的是沙子、蛋殼，「石頭」的陣營卻是冰塊、岩石、吊臂、鐵石、大雪山——足見「雞蛋」要戰勝「石頭」，要逆轉自己的悲劇命運始終是多麼的不可。更關鍵的是，林若寧在《雞蛋愛石頭》動員的所有強弱意象，除了鞏固了張愛玲以來所強調愛情中暴烈、殘酷、原始的「戰爭特性」，亦倒過來反觀「雞蛋」花光一切心血只為了要對方多看一眼，雖知徒勞難放下的死守堅忍。這彷彿又回到村上春樹「雞蛋石頭論」所引發的佛考——到底誰才算是「石頭」，怎樣才算是「雞蛋」？

當然，林若寧在《雞蛋愛石頭》的收束，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內。表面強如鋼的「雞蛋」，從焦急期待拉鋸到心淡破碎結冰，「雞蛋」在徒勞的希望工程前終於軟弱下來，也決定強強走出浩劫。因此，「雞蛋愛石頭」一名原是一語相關：一方面，「雞蛋愛石頭」固然是「雞蛋」感情悲劇的源頭；另一方面，「雞蛋愛石頭」也意味著「雞蛋當自強」、「雞蛋走上堅強自愛之路」——一切都應該結束了，「雞蛋」不要再做「雞蛋」了。於是，「雞蛋」要消失了，像永遠共隕石灰飛煙滅。

亦有可聞

官癮

青絲

學識豐富、才學優秀的人，在封建時代比一般人要更容易獲得政治權力，而擁有了權力，除了能夠實現經世濟民的宏大理想，也意味著財富利益的豐收，這便使得歷代的讀書人對做官做官都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除了讀書求取功名，以學優入仕，一些人為了做官，亦是無所不用其極。對此，魯迅曾有過非常深刻的評價：「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理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

漢武帝時，朝廷設立了舉孝廉的制度，地方推舉上來有「孝順親長、廉能正直」品行的人，可錄用為官。於是就有人把自己的幼兒活埋，聲稱就省了糧食來奉養老母；還有人母親尚在在世，就已用木頭刻了牌位，每天對着牌位供奉，目的自然是想做官。南宋的時候，官方崇尚理學，許多讀書人戴着高帽子，腳穿破靴，打扮成理學儀態上大門。事情看似荒誕可笑，實際上是做官

家樣子的，就是想要混進這個圈子，謀取一官半職。清代以八股舉業取士，讀書人寫文章就以「且夫」『然則』為時尚，以圖仕進。魯迅用這些例子，深刻揭示了追逐權勢、做官成癮，是如何以一種巨大的力量引誘並摧殘人們的心靈。在「官本位」成為社會價值主導，人性扭曲的環境裡，「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是一種必然，因為當官的需要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清人趙吉士的《寄園寄所寄》載，明代有個進士出身的監察御史喬廷樞，能自家家居期間，令每天早上他都穿戴整齊，然後高高官家堂上，令僕役呼喝開門。接下來僕役又依次俯伏晉謁，裝作有冤要申的樣子，喬廷樞一一分析剖辨，做出判決，再依舊關上大門。事情看似荒誕可笑，實際上是做官

成癮的人，已至無法自拔境地而生動寫照。而這並不是偶然的例子，《清代野記》裡載有另一個故事：清光緒年間，有個安徽人張傳聲，大錢捐了一個河南候補道，加花翎二品銜。其人面目腫脹，大腹便便，飯量驚人。當時河南尚無職缺可補，張傳聲每天早上洗漱過後，就身穿官袍頂戴，從內室而出，中門的僕役遂敲響一塊鐵鑄的雲板，高喊大人下堂押房辦公去了。到了外堂就坐，僕人端上茶水，門衛就手持十幾根兒，實上前，聲稱某某某等稟見，實



「官本位」影響深遠。網上圖片